



虞卿魯仲連列傳第三十一

古史五十四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躠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昭王以范雎故欲為之報仇求魏相魏齊而殺之魏齊亡走趙依平原君秦召平原君而使趙王殺齊齊夜出見虞卿虞卿解相印與齊皆之魏依信陵君信陵君難之齊怒自剄死虞卿困於大梁不得志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

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趙豹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
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
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
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
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
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
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

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
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
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
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
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郝
曰虞卿誠能盡力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

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
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二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
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

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
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
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
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
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六城收天下以
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
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
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
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
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去秦禍也與之則無

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
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
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
盡之地而給無已求其勢必無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秦
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與孰言緩辭讓曰此
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緩對曰王亦聞
夫公甫文伯母乎公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
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
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
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
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如

妾故其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者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

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

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

蘇子曰游說之士皆歷抵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奔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奔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而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求有所決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令其人在是勝

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
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
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處是
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平原君曰勝既已
泄之矣衍許諾仲連見衍而無言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
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
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
魏焦爲無從頌古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

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
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衍曰先生助之
將奈何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衍
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
使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
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
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
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衍曰先生獨

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
之也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衍曰然仲連曰吾
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快然不說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
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
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二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
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
紂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
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
策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
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五君者天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珪視膳于堂下
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于
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
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
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因
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
此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
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
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
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
有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
諸妾爲諸侯姬妃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

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唐
侯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
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
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仲連仲
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十餘年燕將
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
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連乃爲
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

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
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
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
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
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
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
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
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
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
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
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

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
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拒全齊之兵是墨翟之
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
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
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
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立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裂
地定封富平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
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
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
公中其鈞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

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
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於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
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
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
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
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
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耻
而退與魯君計相公朝天下會考以曹子以一劍之任技
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齟齬氣不悖三戰之所亡
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十者
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

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恚之節
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
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仲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
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
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
屠聊城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蘇子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
故事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
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
瀆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

而已

虞卿魯仲連列傳第三十一

呂不韋列傳第三十二

古史五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楚其母曰夏姬母愛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楚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

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楚曰然爲之奈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幼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亦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

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自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舉之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遣楚而請呂不韋傳之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

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楚欲以釣竒乃遂獻其姬
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
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楚楚與不韋謀行金六百斤子守
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楚妻子楚夫人趙豪家
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昭王五十六年薨安國君立爲王
陽夫人爲王后楚爲太子趙亦奉楚夫人及子政歸秦
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楚代立是爲莊襄王所養母
華陽后爲華陽太后母夏姬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
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
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
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

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
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
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
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
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
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
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
韋乃進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可謂腐
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

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毒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毒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九年有告母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方之雍郊母恐禍起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夷其宗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不韋九月夷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遷太后于

雍諸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不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十年十月乃免不韋相及齊人茅焦說秦秦王乃近太后於雍歸後咸陽而出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死秦王所加怒不韋毒皆已死乃皆復歸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號為帝太后與襄王會葬芷陽

策三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日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

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虛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豐納
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
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不韋列傳第三十二

李斯列傳第三十三

古史五十六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
不潔近人犬數驚恐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
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於鼠矣在
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
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
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游者主事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
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
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獨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
賤而卑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
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

會莊襄公卒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
之任以爲郎斯因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
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伯終不東并六國者
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
以來周室卑衛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猶
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
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
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黃金
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陰結之不肯者
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
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
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
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
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
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
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
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回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

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不實於旣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鉞彈箏搏髀而歌呼鳴

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鉞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

報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捐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諂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

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

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
言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
數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
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
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
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
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
十餘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
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
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
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

子胡亥丞相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
皆莫知也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
輜輳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
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
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
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
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
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
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
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簿而材譎因人之功是
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

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三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

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

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
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
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
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
久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
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
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
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
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相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
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
恤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

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
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
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
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
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
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諸神以
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
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
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
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

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
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
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
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數趨之
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
恬不肯死使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
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
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
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身

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甚
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
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生
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
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
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各
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
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
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
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
更爲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

王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死於杜郵
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
上言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
待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
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
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
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
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
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成
僞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兵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
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斯數欲請間諫二

世不許二世責問斯曰吾聞於韓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堂
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
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燂土釧雖
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
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股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
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
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
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
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
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
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

而無害爲之柰何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
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
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
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
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
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
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
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
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
申韓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

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責哉夫以人徇己則已
責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
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取貴者爲其重道而所
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
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
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
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
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察
管輅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
以韓子曰布帛尋常之利深而盜盜之欲淺也又不以盜
爲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盜之欲淺也又不以盜

之行爲無百盜之重也博必隨王刑則盜跖不博百盜而
罰不必行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臺不登
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
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漸之勢異也明主聖
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
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
不務所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
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
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訟
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訕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
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
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執力重也凡賢主者必
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
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權不在臣也然後
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
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
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
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
若此則謂督責之成督責成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
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所得
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豈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

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及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百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帝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

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聞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高待二世方燕樂婦人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禁

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
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
按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
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優俳之觀斯不得見因上書
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
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
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
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
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弒
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
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

行田常子反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
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宮
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繫行修善自使至此以
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
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
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
君其勿疑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
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高
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
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
按治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

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考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按丞相獄治

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貊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平斛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

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又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更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膏及二世所使按三川之守由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日斯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已死二世拜趙

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殺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諛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墜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

弗與群臣不許乃召二世兄子子嬰授之璽子嬰即位
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
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
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
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
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此傳所載趙高殺二世子嬰
殺趙高與秦本紀少異兩存

以廣
其聞

蘇子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
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
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
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始
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
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李斯列傳第三十三

